

Olav H. Hauges
dikt i utvalg

Eg stend, eg tek det

我站着，我受得了

奥拉夫·H·豪格诗选

[挪威] 奥拉夫·H·豪格 著
勃克曼 西川 刘白沙 译

作家出版社

Olav H. Hauges
dikt i utvalg

Eg stend, eg tek det

我站着，我受得了

奥拉夫·H·豪格诗选

[挪威] 奥拉夫·H·豪格 著

勃克曼 西川 刘白沙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9-08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站着,我受得了/(挪)豪格著;(挪)勃克曼等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
ISBN 978-7-5063-4608-5

I. 我… II. ①豪…②勃… III. 诗歌-作品集-挪威-现代 IV. I53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6050号

Copyright Olav H. Hauge's work © Det Norske Samlaget, oslo
This book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support from
the Hauge Tveit Centennial (HT08) and
the Centre for Norwegian Literature Abroad (NORLA)

我站着,我受得了

作者:[挪威]奥拉夫·H·豪格

译者:[挪威]勃克曼 西川 刘白沙

责任编辑:黄国弋

装帧设计:任凌云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35×210

字数:60千

印张:4.25

插页:8

印数:001-3000

版次:2009年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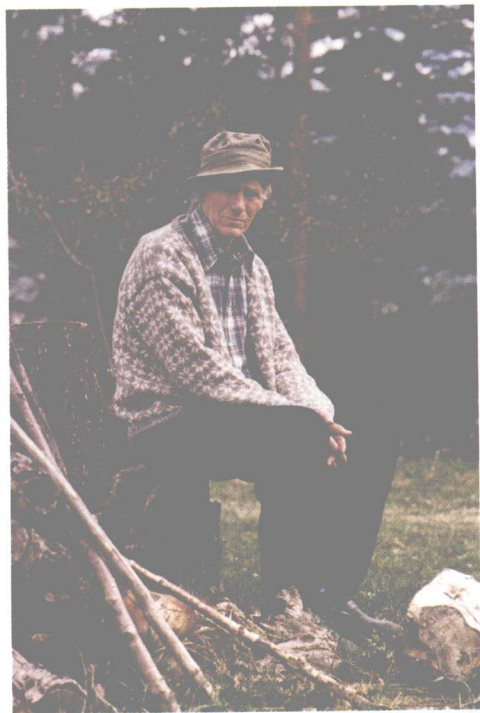
印次: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4608-5

定价:16.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豪格晚年坐在他的柴墩子上。

[挪威] 欧·E·纳尔卜摄。



[挪威] N.阿斯特鲁普（1880-1928）所画《春夜之果园》，油画，1909年。收藏于（挪威）卑尔根美术馆。
请参看豪格《题阿斯特鲁普的一幅画》一诗。

Tao Ch'ien

Kjem Tao Ch'ien

på vitjing sin dag, vil eg
syna han kissebærtrei og aplane mine,
eg vil helst han skal koma i vårn
når dei stend i blom. Etterpå skal me sitja i skuggen
med eit glas sider, kanskje kan eg syna han
eit dikt - iun eg finn eit han likar.
Drakane som styt over himmelen med gift og
Tøyk etter seg,
glid stillare i hans tid, og fleire fuglar kvitra.
Her er ingen ting han ikkje vil forstå.
Meir enn fjer har han hug å draga seg attende
til ein slik hagefleck.
Men eg veit ikkje iun han gjer det med godt
samvit.

挪威20世纪杰出诗人奥拉夫·H·豪格（1908-1994）

在奥拉夫·H·豪格诞生一百周年之际，能为中国读者献上这一卷豪格诗选使我感到欣悦。有几个原因会让中国读者对挪威这位20世纪最卓越的诗人感兴趣，而其中最特殊的原因在于，豪格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亲密关系。在有关他生活与艺术的“对话”里，豪格表明他与中国古代几位诗歌巨人如屈原、陶潜、李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所有关于中国诗人与诗歌的作品均收录于本选集中。

豪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挪威西部一个名叫乌尔维克的小村子里。该地景观壮丽，系西挪威海峡的一部分。最后一纪冰川开掘出这一带的高山深谷。豪格在当地的职业学校学习过园艺。其父母是果农。在父母小小的农场上，豪格子承父业，将果树守护下来。海峡环境非常适于果树生长，因为广阔水域的温度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山间的寒冷。

挪威人尤其喜爱春日的果树以积雪的山峰为背景绽放出花朵的景象。但在美如明信片照片的环境里，真实的生活有时会颇为艰辛。正如豪格在他的一首诗中说到的那

样：在北纬61°（北京位于北纬40°）种植苹果树堪称美事一桩，但收入可怜。

豪格数学学得不好，这使他无法进一步接受教育。但从很早开始，在自学英语、法语、德语的过程中，他便通过自学广泛涉猎欧美文学。毫无疑问他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但我们应该高兴这没能开花结果，即使他有时抱怨自己的命运就像个除草工。

一再发作的精神病困扰着豪格。第一次发作在1930年代，最后一次发作在1960年代。住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他无法写作，但他那些写在他意识恢复之后、处理其疯癫的诗篇强烈地打动着他的读者。

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出，他渴望有一位生活伴侣，但或许他同时也不愿意和女人搅得太深。可尽管如此，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在女艺术家布迪尔·卡普兰的主动追求下，他与艺术家发展出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们在1978年结婚，他们这种特别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豪格去世。如今78岁的卡普兰作为艺术家依然活跃。

本集我所选出的八十首诗应该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说豪格的诗学历程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从象征主义到具体诗，从个人化到非个人化，无时无刻不是摆荡在自然景色与梦境之间。然而，这样的描述还过于简单，因为在豪格整个的创作生涯中，他对不同的诗学方向

均有探索。他既明确反对对格律束缚的过份强调，也反对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

正如本书读者将会觉察到的，在豪格的后期生涯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一种朝向简短诗风的转变。在这类诗歌中，我们会发现，豪格经常通过有效使用对照手法将日常观察微妙地提升至宇宙的高度。

豪格诗歌的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征表现在地方性生活与世界主义之间的跨度。这看似矛盾的两极之间的关系，需借助挪威现代历史的政治语境来加以解说。在1814年之前的将近400年的时间里，挪威一直是丹麦的半殖民地，之后与瑞典结成联邦，直到1905年挪威重新获得独立。19世纪挪威民族主义的复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地方传统文化的鼓舞，这与当时欧洲的思想大环境相类似。地方性的、区域性的文化复兴相互启迪，构成一个特殊的星团，成为一种国际潮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塑造挪威知识生活的关键力量。

在这方面，语言问题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丹麦语曾经作为官方语言取代了古挪威语。然而，从1850年代起，传统挪威语的语言意识开始复兴。至20世纪初，挪威现实中的两种语言获得承认：一种是由丹麦语演化而来的官方语言，另一种是基于古老方言的挪威语。

豪格的诗歌正处于这种语言冲突的中心位置。他自我定位为最激进保护基于方言的传统语言的一分子。然而奇

怪的是，豪格对于语言规范的态度一般说来总是挑起痛苦的论辩：这些基本规范从未挑战过他的诗歌，事实恰恰相反！对中国读者而言，在文化意义上，这看似琐细，但它却是豪格诗学遗产的重要特征。

豪格出版过7本诗集，第一本出版于1946年，最后一本出版于1980年。此外，他还将不少西方诗人，多数是现代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挪威语。从1924年到他去世的1994年，整整7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已经分5卷在其身后出版，并以其自身的价值汇入豪格非同凡响的文学世界。

如前所述，豪格很早就为中国哲学所吸引。第一个迹象显示在1931年。那时他21岁，还是个年轻的园丁。他在一本名为《除草手册》的小册子的书页上抄录过三段《道德经》中的语录。然而，直到1950年代初期，他都无缘接触到中国古典诗歌。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中，他收入了两首写中国古代诗人的诗，一首写屈原，一首写李白。

1962年，第一本在西方广泛发行的英文中国诗集《企鹅版中国诗选》终于为豪格所得。他在日记中说，那年整整一个夏天他都沉浸在这部诗选中。两年以后，他得到了企鹅丛书中由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的第一版。从此以后，韦利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中国诗歌译者。

从上个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直到晚年，豪格始终钟

情于中国诗歌与哲学。其哲学兴趣集中在道家和日本化了
的禅宗佛教上。尤其在他那些短小而率直的诗歌作品中，
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以及日本诗歌的烙印，但这类诗
歌与最古老的挪威诗歌也有一种相似性。

处理中国主题最复杂的一首诗是《在中国门前》，写
于一次他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我们知道所谓“中国门”
指的是一扇黄色的门，住在里面的病人通过这扇门领取食
物，但诗中某些诗行的更深层的含义也许会永远暧昧不
明，因为豪格本人不愿意向任何同代人透露其义含。

豪格只见过一位中国作家，那是在1986年。我和妻子
带着到挪威访问的青年作家张欣辛去豪格家拜访。当时我
正在将张欣辛与桑叶合著的《北京人》一书翻译成挪威语。
另一次可能的会见发生在1989年，当时北岛正在奥斯陆大
学我所在的系作半年的访问学者。我们在寒冬里穿过挪威
东西部之间的群山，已经走在去位于挪威西部豪格家所在
地的路上，但由于豪格健康状况不稳定，我们只好打道回
府。因此，两位背景截然不同但有着相同奉献精神的诗人
所可能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见没能实现。

诗歌是各种文学体裁中最富孕育力和最致命的一种。
仅一个词就可以意示出欣悦和沮丧的不同。为了这一翻译
冒险，我既需要身边的基本支持也需要一位诗歌的优秀转
化者。幸运的是两者我都得到了。

我的妻子刘白沙是奥斯陆大学的中文副教授。她对我从挪威语到中文的豪格诗初译稿提供了必要的剪除词汇杂草的工作，并对后来的修改稿进行了再审读。在我就翻译豪格寻找一位中国的翻译伙伴时，我在当时正在我们学校访学的好同事汪晖的建议下联系上了西川。我读过他的《深浅》（2006）一书，该书展示的世界不同于豪格的诗歌，但我依然认为两位诗人在深处，在意象选择、指涉和出位转折方面有一种亲和性。我的某种程度的西方式的坚持奏了效，在与西川沟通之后，我高兴我没有看错：豪格的诗歌最终激发了西川这边真正的兴趣。对我来说，与西川一起工作是我40年来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智力上最获益的时刻。

在挪威，豪格作为一位杰出诗人的地位始终稳定。通过联结这样一位对中国诗歌醉心不已的特殊人物与处于巨大转变环境之中的中国读者，我们希望译介到中文中来的豪格诗也会获得相似的效果。

哈罗德·勃克曼

2008年8月于奥斯陆

目录

选自《灰中余烬》（1946）

谣曲与韵脚 / 9

你不要相信 / 12

选自《在山崩的阴影下》（1951）

你的路 / 17

眼泪，你不必流下 / 18

给被雪压的果树解除重负 / 19

在山崩的阴影下 / 21

蜘蛛 / 23

大海 / 25

选自《树叶在深谷迟迟地变红》（1956）

把好心肠转送给别人 / 29

让我们看看你的田地 / 30

七个大风 / 31

血缘 / 32

海峡对岸的河 / 34

相遇 / 36

缓慢地，真理降临 / 38

朝鲜 / 39

金鸡 / 40

选自《在老鹰的草丛上》（1961）

再次歌唱 / 43

请不要给我全部真理 / 44

我拉开窗帘 / 45

在海滩上 / 46

晚霞 / 47

屈原的故事 / 48

致李白 / 50

十一月的夜晚 / 51

题阿斯特鲁普的一幅画 / 52

庄稼 / 53

蓝色的国家 / 54

选自《东风里的水珠》（1966）

真理 / 59

平常的日子 / 61

我们航行在不同的海洋 / 62

莱夫·利克松 / 63
在中国门前 / 64
你看，我站着 / 65
在高处 / 66
一个词 / 67
公鸡风向标 / 68
今天的诗歌 / 69
冬天的早晨 / 71
而我曾是悲哀 / 72
海峡边的春天 / 73
你曾是风 / 74
长柄大镰刀 / 75
大铁锤 / 76
锯子 / 77
布莱希特 / 78
诗 / 79
老诗人试着当现代派 / 80
我有三首诗 / 81
今天我看见 / 82
腐烂的树干 / 83
消逝的夏天 / 84
绿苹果 / 85

就是那个梦想 / 86

选自《问风》（1971）

陶潜 / 89

我砍倒窗外高大的苹果树 / 90

不安分 / 92

树叶小屋与雪窟 / 93

读陆机，写首诗 / 95

派克笔芯 / 96

我瞄高一点儿 / 97

来了封信 / 98

那个人 / 99

你不能把帽子挂在太阳光线上 / 100

不坐汽车，不坐飞机 / 102

不仅太阳与上帝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 / 103

选自《草梗》（1980）

山岭不再诱惑我了 / 107

多年使用弓与箭的经验 / 108

新台布 / 109

我要做点儿狂野的事 / 110

上溪谷去 / 111

罂粟 / 112

致送我巴赫和亨德尔唱片的女人 / 113

梦见 / 114

保罗·策兰 / 115

读了吉耶维奇 / 117

到底 / 118

你到底睡了多久 / 119

雨天停在老橡树下 / 120

我们中间的一员：读豪格诗 西川 / 121